

平縣志

火

博平縣志卷之四

人道五

土俗記

余讀荆楚歲時記多民間嬉玩嬾人小子之庸屑以爲不必記是瑣瑣者及觀百日之蜡一日之澤乃王道弛張所在若使政亂日促其民困愁而力不足雖驅之爲樂不暇也故知歲時細事即民生菀悴攸關而先見幾微者所不廢也正旦鷄鳴時舉家夙興盥嗽焚香設果醑脯糒拜天

博平縣志

卷四

一

地祀祖先畢乃稱尊壘壽親長以次序拜已而造尊長親戚之門登堂相拜具酒殽相欵以賀新年又具品物楮錢登祭先壠

迎春日携兒女子未癩者取大豆數粒向春牛拋之謂之撒豆

立春日收春杖掃蚕曰宜蚕菹蘿蔔爲春盤以啖春餅謂之咬春或邀親朋會飲爲春宴

元宵焚香設果醑脯糒於中庭然燈以祭已乃取燈布置門欄窻竈上謂之散燈衢巷皆懸燈結綵列

煙花奏蕭鼓雜遝喧鬧往來遊賞以觀燈或爲隱語詩謎互相猜射以供詼笑謂之打燈牌或具酒穀會飲爲燈宴

十六日民間婦女呼伴追陪渡橋梁入寺廟玩賞遊觀竟日乃罷謂之走百病

清明男女取柳枝插髮髻旁挈果醕脯糈登先壠祭奠幼女少嬈靚妝艷飾蹴鞦韆作戲自百五至清明竟三日乃罷

二月十八日二十八日村疇嬈女呼伴入城三五成群追逐於各廟燒香四月八日亦如之

麥秋日家取新麵作羹備楮錢酒漿以薦新於先壠然後嘗新謂之潑湯

端午日蓄艾備灸男女佩戴艾葉取艾枝插戶兒女子辮綵絲繫頸且繫手足以避毒取竹葉包黍糯爲粽相餽送或邀賓客飲宴

七月十五日登祭先壠如清明農家取麻穀數莖焚香獻之於中庭至夕送置廟宇謂之送麻穀

中秋親友以瓜果相餽送至晚向月設瓜果焚香拜

禮或邀親友會飲賞月

九日雜麵棗爲菊花糕釀新黍爲菊花酒或邀親朋
飲宴謂之賞菊

十月一日登祭先壠剪綵紙爲衣伴紙錢焚之謂之
送寒衣

臘月八日雜菽米黍稷九八種煮粥食之以避厲氣
謂之臘八粥

二十四日古稱小年夜設黍糕糖餅於竈上媼女率
兒童焚香拜奠祀竈

除日家儲酒穀果糒以備用書宜春榜春聯以祈福
掛挑符揭門神以祓不祥兒童放紙爆

論曰觀博之士俗迎春送寒張燈插柳懸艾剪
瓜玩月賞菊以及伏臘蜡飲親朋宴聚固閭巷
細事乎而逐景追陪亦可占民生之暇豫矣至
於婦人靚粧明飾燒香謁廟則非盛世所宜有
也不可不爲之禁

人道六

民風解

五方之民近山者剛傍水者柔所稟異也若乃處莊嶽而齊語所謂習染者非耶而或者專委之氣數當不盡然觀楚高閭里之梱而庫車自變則轉移之化不猶有樞焉存者乎

夫博之爲邑非一世矣其風有古今焉余爲先志其古者而後志其今者其變可攷也博於正統景泰前其風邈矣由成化天順而來不猶淳且厚乎余雖未

博平縣志

卷四

四

生其時髻齡所見二毛輩正昔時之壯年也猶記其言語衣服與行事真有龐厚遺風丈夫力畊作以供賦婦人勤紡織以營衣經生誦讀詩書習聞禮義率皆雅尚氣節閭閻布衣亦多能辨黑白而耻自陷其身於非義盖緣博地北接燕趙南鄰鄒魯慕慷慨之風而習禮義之化故其民質似勝文朴猶近野所謂三代直道而行者斯民其庶幾乎此余幼時所見之民風也

至正德嘉靖間古風漸渺而猶存十一於千百焉觀

城邑 有 不尚 諱而多以字呼非遇宴
席衣常布素巷陌相接偕行共坐猶知齒讓不
少長之序凌卑尊之節鄉社村保中無酒肆亦
游民三時耕稼禾黍登場後釀酒殺鷄集少長爲
辭場會猶知有鄰里和睦風然且畏刑罰怯官府竊
鉄攘雞之訟不見于公庭此余壯時所見之民風也
由嘉靖中葉以抵於今流風愈趨愈下慣習驕吝互
尚荒佚以歡宴放飲爲豁達以珍味艷色爲盛禮其
流至於市井販鬻厮隸走卒亦多纓帽緗鞋紗裙細

袴酒廬茶肆異調新聲汨汨浸淫靡焉弗振甚至嬌
聲充溢於鄉曲別號下延於乞丐濫觴至此極哉然
且務本者日消逐末者日盛游食者不事生產呼盧
者相卒成風樂放肆而寡積蓄營目前而忘身後是
以溫飽之戶產無百金奇羨之家延不再世此民生
之所以日困而風流之所以日媮也甚或鳳毛麟甲
之 衿士而以土苴視先達或蹊田爭桑之田舍夫
而 訟相讐以犯長上今日之風一變至此而又奚
遑責其他耶此余又不能不動賈生之長太息者也

論曰嘗讀魯國語公父文伯之丹曰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莫不嚮義勞也盖淫之流也不材而勞之極也嚮義此其勢之所必至也今博民亦勞矣而尚不知所返也何哉然流風之不嫩猶可以法令禁至有愚頑輩持齋誦經圖修來世靡則穢行迷而不返以自抵於不法此又獲罪於名教者風俗通所謂其侈可忿其愚可憫之敝民也嗟乎移風易俗其責在上文翁治蜀西門治鄴刮腸滌胃拔本塞源其效如

響今日而欲革薄從忠改絃而更張之直反堂間耳其無以元姬好巫燕丹好客爲不可移之習也哉

人道七

時政考

語云有治人無治法蓋法可以利可以弊者也
通變宜民存乎其人即以博平一邑言之地畝
亦幾清矣而造福貽累則異丁徭亦幾均矣而
感德積怨則異里長牌甲之設幾百年矣而勞
苦歡欣則異此非法之有善有不善也顧其奉
行者何如耳博之利弊未敢深論謹取時政之
大槩而畧言之若迺上不病國下不害民酌而

博平縣志

卷四

七

行之以加惠茲蕞爾博端有望於良司牧焉

均田

博平地之經丈量者凡四始於明嘉靖十九年至二
十九年而再均焉是年委官四人分四隅預令民各
於地界立牌櫺定四至然後圍以竹纏縱橫一里以
五頃四十畝爲一坵編字號立坵頭其法詳且密但
西北一帶沙壅一望茫然五穀不生起科與上壤等
民甚苦之至三十九年之均其官良其法善地有不
堪耕種者聽其自棄於是有荒田五萬八千餘畝後

邑侯陳公諱嘉道者議以所棄地許民栽青楊馬稍以資柴薪用每畝納穀三升而棄地復獲餘利矣至萬曆十八年無錫華公作宰賢父母也每丈量必親履田畝肥不過索瘠不取盈一切奸民之漏報猾胥之飛詭無所容也清出沙灘地九十五頃二十八畝有奇以三畝折一畝于是貧民蒙減糧之惠矣崇禎十四五年灾疫頻仍死亡者十之七八而地盡荒蕪自

皇清鼎革二十年來民稍生聚田野漸闢嗣是而日

博平縣志

卷四

八

報墾矣所賴當事者無生事以擾民邀惠豈淺鮮哉

均徭里甲

以戶口言之則名均徭以地畝言之則名里甲明初分之爲二以應公費均徭則出夫馬里甲則出供應五年一編審計一戶地數之多寡派定供應時日凡上司過往費用皆取給於一戶而輪流應之此即宋之差役法也嘉靖四十年議照地丁出銀地十之八丁十之二官爲之僱差此即宋之僱役法也至萬曆四年一切編入條鞭而民稍息肩矣邇年以來河道

之苦甚於驛衝兵馬人夫之供給上官往來之迎送
徵發旁午民不堪命蒞茲土者宜何如調劑其間耶
淺夫

博平西遶漕河神京咽喉也每沙淤水淺舟膠不行
輒用撈淺即古䟽濬法也例有淺夫八十餘名舊止
用沿河土著數有一定人不再更每名工食銀十二
兩彼既利於得銀且無道路往來之之費雖在河干
猶家室也大工肇興一呼畢集民不甚勞而河務修
舉良法美意莫善於此不知何年一更此法止用現
報淺夫一年或至數次役無定數吏緣爲姦百姓苦
之幸邑侯 堵公至痛革此弊不然賈長沙之痛哭
何時已也

府馬

博平舊有崇武驛馬一匹二分後因濮州水患撥派
馬八分屬博代走嗣後遂以爲例里甲苦之康熙三
年邑侯堵公請復原額仍撥馬八分還濮而博始
一匹二分之舊矣

田

故明德府子粒夏秋二季銀兩明季舊例歲僉佃戶徵收解納有內官典寶一員駐札臨清每夏秋差役催運其百計需索佃戶苦之易以大戶後大戶告憊復僉佃戶爲庄頭民益不堪今奉文併入丁地銀兩統解 藩司官徵官解而此患除矣

過割

新頒簡明糧冊凡過割如某里某甲某人買某里某甲某人地若干止除賣主姓名添寫買主姓名其地糧數仍在本甲不許開收別置一簿明書開收以備

審徭稽查守此不變可免飛詭矣

論曰古者有田則有祖有家則有調有身則有庸雖唐虞三代之世未嘗無徵輸力役也而愚民一有督責怨詛隨之此真大不解事者但催科中自有撫字召父母共留心焉

人道八

藝文錄

余雅意博採古藝文邈自五代而上眇見博人有作亦眇爲博人作者博果無文耶抑有之而世遠言湮聽其與雲霞風煙相蕩散耶夫明珠良玉天下奇珍然顯晦有時故世不常有况文章關世教其與時顯晦者又豈但如珠玉哉迺蒐獵百一於僅存中以竣吾黨英賢繼作者煥乎郁乎于厥後固所望焉

博平縣志

卷四

十一

論天書

知河陽孫 爽

臣竊見朱能者姦儉小人妄言祥瑞而陛下崇信之屈至尊以迎拜歸祕殿以奉安上自朝廷下及閭巷靡不痛心疾首及唇腹非而無敢言者昔漢文成將帛書 陽言牛腹中有奇書殺視得之天子其 迹又有五利將軍妄言方多不讐二人皆坐誅 帝時有侯莫陳利用者以方術暴得寵用一旦登 姦誅於鄭州漢武可謂雄材先帝可謂英斷唐明皇得靈寶符上清護國經寶券等皆王鉷田同秀

等所爲明皇不能顯戮怵於邪說自謂德實動天神必福我夫老君聖人也儻寔降語固宜不妄而唐自安史亂離乘輿播越兩都盪覆四海沸騰豈天下乎明皇雖僅得歸闕復爲李輔國劫遷卒以餒終豈聖壽無疆長生久視乎夫以明皇之英睿而禍患猥至曾不知者良由在位既久驕亢成性謂人莫已若謂諫不足聽心玩居常之安耳熟導諛之說內惑寵嬖外任姦回曲奉鬼神過崇妖妄今日見老君於閣上明日見老君於山中大臣尸祿以將迎端士畏威而

緘默既惑左道即紊正經民心用離變起倉卒當是之時老君寧肯禦兵寶符安能排難邪今朱能所爲或類於此願陛下思漢武之雄材法先帝之英斷鑒明皇之召禍庶幾灾害不生禍亂不作

按天聖三年復榷茶監李諮以實錢入粟實錢入茶二者不得相爲輕重既行而商人失厚利怨謗蠶起上疑變法之弊下詔責計置司而遣官行視諮具言新法便會孫奭等論其煩擾遂罷貼射法

上言知兗州日建立學舍以

延生徒至數百人臣以俸贍之然常不給乞給
田十頃以爲學糧從之諸州給學田始此

諫祀汾陰疏

節文

宋龍圖待制孫奭

陛下將幸汾陰而京師民心弗寧江淮之衆困於征
發理湏鎮安而務存之且土木之工未息而攘奪之
盜公行外國治兵不遠邊境使者雖日至寧可保其
心乎昔陳勝起於徭戍黃巢出於凶饑隋煬帝勤遠
畧而唐祖起兵晉陽晉少主惑小人而耶律德光長
驅中國陛下俯從姦佞遠棄京師涉仍歲薦饑之墟

博平縣志

卷四

十三

循違經久廢之祠不念民疲不恤邊患安知今日戍
卒無陳勝饑民無黃巢英雄將無窺伺於肘腋外敵
將無覲釁於邊陲乎先帝嘗議封禪寅畏天災尋詔
停寢今姦臣乃贊陛下力行東封以爲繼成先志先
帝嘗欲北平幽朔西取繼遷大勲未集用付陛下則
群臣未嘗獻一謀盡一策以佐陛下繼先帝之志者
反務卑辭重幣求和於契丹蹙國縻封姑息於繼遷
曾不知主辱臣死爲可戒誣下罔上爲可羞撰造祥
假鬼神纔畢東封便議西幸輕勞車駕雷饑民

冀其無事往還謂成大勲績是陛下以祖宗艱難之業爲姦邪僥倖之資臣所以長嘆而痛哭也夫天地鬼神聰明正直作善降之百祥不善降之百殃未聞專事籩豆簠簋可邀福祥春秋傳曰國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愚臣非敢妄議惟陛下終賜裁擇

諫祀太清宮疏

節文

又

陛下封太山祀汾陰躬謁陵寢今又將祀於泰清宮外議籍籍以爲陛下事事慕效唐明皇豈以明皇爲令德之主耶甚不然也明皇禍敗之迹有足爲深戒

博平縣志

卷四

十四

者非獨臣能知之近臣不言者此懷姦以事陛下也明皇之無道亦無敢言者及奔至馬嵬軍士已誅楊國忠請矯詔之罪乃始諭以識理不明寄任失所當時雖有罪已之言覺悟已晚何所及耶臣願陛下早自覺悟抑損虛華斥遠邪佞罷土水不襲危亂之迹無爲明皇不及之悔此天下之幸社稷之福也

祭孫僕射文

宋博士宋祈

嗚呼圓方相函有奧有清稟乎粹靈賢人挺生銓宰相期有睽有遇值其嘉會盛烈斯舉允矣我公懿德

乘時忽是二美蔚爲人師齊風泱泱洙洛閭閻弱齡
就傳典學書紳巾箱篋積油素紛綸神宗御天擢首
儒先所立卓爾其聲哀然一命筮仕十銓密啓緩玦
緇帷繙經壁水禮有愛羊河無渡豕我冠兩梁我緩
斯皇進陪朝襜兼侍潘房諸家去聖詆排奪攘空言
秕稗異制桁楊公憤若時毅然含章層岬發墨蹊路
摧揚詵詵學徒終知嚮方章聖臨馭神庭構宇命公
待詔軒然鳳舉邦實士賢人榮稽古鯁亮摩切優游
博裕匪尺是枉伊柔弗茹前膝宸帷叩首省戶砥刃

以須袞章輒補謀之其臧弊庶遄沮帝念蒸黎連翩
出麾奉行細札褰去垂帷神明樹政樂職聞詩居則
率俾去而見思乃踐諫雷乃官鎖闈長君繼明進階
二卿追鋒趨召燕席光亨宣室清問華光授經有猷
有爲弗猥弗并典常墳大武戒湯銘誦言必對嘉猷
是經曰首魁壘與世作程銀臺崇崇公閱其封牧騶
耳耳公專厥使或司綿蕞或教國子惟公得之異乎
求之截河弗溷導凝靡虧大車而載秋陽以輝隰飛
冥冥不慕繒弋公居法從志澹虛極抗章引年 門

謝客上所固留願焉弗獲龍筦納言得請東藩奎鈎
灑翰宴竿申息亦命四近賦詩贈言卧閣踰歲乞骸
去位春方傳席菟裘僊里踈受揮金式燕以喜廣德
掛車貽孫及子天且佚老君能知止嚮用五福與善
則常公明且哲宜壽而昌天乎弗淑萎哲殲良皖簣
占命忠言孔彰玉輝金相掩此不暘人爨代矩今也
云亡士類相吊朝家憫傷恤息告第號書密章高明
令終微公孰當某等或奉緒言或庥大庇遊藩蒙潤
挹流疏穢平日函文今茲交臂拘此宿官永垂薄酌

博平縣志

卷四

十六

有李成蹊有碑墮淚遐齋令芳度展哀愾嗚呼哀哉

贈尚書右僕射孫奭謚議

又

博士宋祁議曰僕射清明莊重體柔而用健煬和吸
精儲爲英華在布衣韋帶有深沈不器之韻紱玦彈
冠賔于王門是時宋興四十餘歲天子尚文嚮學開
太平之原薪樵髦士亢布臺閣而未有卓然以儒名
家僕射由經生博貫前載乃以詩之多識書之知達
易之暢而隱春秋之婉而微禮之肅雍樂之易良參
勸講授爲薦紳倡始執據聖道洮沃羣疑斗杓所建

遂成寒暑玳璜所觸自然宮徵歷官上庠居爲時宗
既而籍內禁閣踐諫省駁曹之任入進其軌出詭其
辭批鱗罔憚職袞無闕在蹇王臣匪躬在說命朝夕
納誨惟僕射舉之愛莫助之屬今上濬明厥初物色
舊老實膺丹書之問進對華光之塗用階告猷式克
濟聖栢榮稽古寬中眇論惟僕射有之是以似之及
宸幄歸道安車稅駕天 褒餞士倫嗟挹俦耆而艾
以歿元身大君廢朝行路相吊賻布所湏一出長麻
密章加等昭飭下泉信乎令終之高顯大雅之明哲

矣謹按謚法體和居中善問周達曰宣如僕射處躬
彌冲在醜忘兢不居物累不爲盜僧其讓如范宣其
慎如子孺能體和矣內治家事外施邦政接士無貌
言祝神媿辭協用通介時其進退能居中矣行成束
修節貫華皓終以碩望顯升師臣其所薦士皆足以
經哲秉猷敷賁皇極遜遠時譽常如不及以年得謝
嚮考中之福生平素守鮮如晨葩信善問矣建白細
次百餘篇傳經見義質聖行遠藏于冊府副在家楹
推明則董仲舒博洽則劉向其周達矣節惠知行請

謚曰宣謹議

重修文廟儒學記

修撰吳寬

博平爲縣故有學有學則亦已矣何以遷爲蓋置器者必得其所然後器不壞而人有用學器之大者置非其所欲其不壞而有用得乎此博平之遷學固不可已者也厥初建於縣治東歲久而廢國初文治肇脩詔天下立學而博平始克重建既而遷於城隅然其地舊爲污池實土以築僅成厥功終其地卑濕未幾而壞成化十八年長洲文君林來爲縣令始入

博平縣志

卷四

十八

學顧而嘆曰學之敝其甚矣乎師於何而教弟子於何而學固宜人才之不振也是非有所改更不可乃行視地得布政分司於城之東北其地勢高爽而可居其屋宇粗畧而可因則具其事請於巡按御史於司於府報皆曰宜越明年功興顧得財沒入於官者若干緡穀之勸分在官者若干石撤而改之民固無所困而功竣蓋五月堂成七月齋廬成已而殿成至於師生私居之處亦以次而成矣於是遊於斯者講授有所祀享有地欣欣然皆有及時進修之意是歲

舉於鄉者遂得一人父老驚嘆以爲此吾賢令之所致也他日走書求予記予惟古人有所營建其大者如衛文公之於楚丘召穆公之於謝邑莫不相度其地之宜見於詩者可攷也若夫宮室之美則尤詳於斯干之詩而况天子之有辟雍諸侯之有泮宮皆行禮之地尤當致意者也文君庶敏多惠政而建學又政之大者故特書之俾後之遊於斯者以無忘君之功云爾

重建先賢祠記畧

邑侯文 林

儒學之祠先賢者典也博平當齊魯趙魏馳騖之墟南北朝五季遊擊屯牧之場又無山川之險城郭之固代遭兵火之餘其世家文獻俱不足徵矣既迫齊魯之邦歷古豈無作於其位賢於其鄉者顧乃泯然不多見自宋以來得鄉賢凡若干得名宦纔四人敬遵常典建祠三間於新學之東南向合鄉賢名宦而祀之進諸生語之曰天生賢才不間十室之邑博乎之邑雖小三代豈乏其人而獨有餘於後世哉人之幸不幸世之盛與衰係焉 而遭世之盛其 與

學與功業苟賢於一時其名必有傳也不幸而遭世之否隨起隨沒雖有可稱無傳焉愚嘗睹縣廳頽垣中有潔軒銘刻詞翰飄逸序云王牒子駿之爲令博平也正以御下而不著其姓志無所攷想其丰采豈無可取哉而併其姓失之則亡缺豈止於斯而已乎雖然今日之祀豈足爲諸賢損益哉而所以爲林輩淬礪爲諸士子矜式者多矣尚當詳攷其言行誦其詩讀其書思其人等而上之爲聖爲賢不可謂其無也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孟子曰以友天下之善

士爲未足又尚論古之人此之謂歟諸士唯唯請刻諸君子姓名於石併書以記之

科舉題名記

修撰吳寬

東昌之博平文獻名蹟載往牒者代不多見明朝建學置宮教化宣著士多知問學爲科舉業由永樂乙酉至宣德壬子舉於鄉者六人至是不登薦書者六十年矣成化壬寅姑蘇文君宗儒來知縣事修學舍廣生徒日與教諭林君訓迪策勵期於必效甫越歲而有舉於鄉者君慨夫得之之艱而懼來者之弗嗣

乃彙書其名氏于石刻于學宮以示後進所嚮書京師請予記予惟天下之仕者惟科目得人爲多孝廉失之僞辟舉失之詭限年失之同九品失之則其勢不得不歸之科舉故天下之人爭重之蓋民間之選而後得齒于庠序之選由庠序而後得舉于鄉盡鄉之選而後得舉于禮部以爲進士積其凡必千百而後得一天下之士固不俟論其州縣亦紛乎衆矣而舉者不過千百之一則其勢不能以不重故其所重者示之使有所慕而後能自勵錄于藩

司則一方之士知而慕之矣錄名于禮部題名于國學則天下之士知而慕之矣州縣之有題名也其亦國學之遺意乎夫所謂州縣之士者其學同生之地又同而名成不成殊焉此其耳目所逮尤有不容以不慕者故以天下示之者大而以一方示之者親使下之生皆學于其鄉皆慕其所及知感激振奮不自追則名不成焉寡矣且仕焉必有所用於世用必有所利于物而後無愧乎科舉之名苟徒校文筆之長以寵媒利使天下稱之曰某鄉貢某

進士某卿相此世俗之所謂名豈士之所恃以自重者哉夫知科舉之重則不爲惰學知行業之爲科舉重將不爲虛名雖士之責亦有司者勸勵之意也博平鄉舉之士若是其艱也而於進士猶未有聞也嗣是以出其有爲名進士爲卿相用世利物爲天下重者乎文侯之政可繼則茲石可嗣而建也文侯以名進士知永嘉剽繁鋤暴卓有聲蹟及知博平政簡不足理因以其餘爲學校科舉之務若題名云者觀此亦足以徵侯之賢故併及之

博平縣志

卷四

二十二

忠義全城記

戶部郎中龍溪林魁

堅侯蒞 之二年河北盜入青齊間嘯聚萬人所過殺長吏墟城邑官軍捕之急則遁緩則復出久之勢益張州縣相繼陷者四十餘城博平居賊衝民業業如釜魚侯曰集僚屬畫守禦計家人請曰城小力單寇至柰何侯曰吾受命吏斯土守而死吾分也子於吾者死孝婦於吾者死節外此無與謀矣於是告其民曰縣令能爲民死不能委民於寇盜魚肉今邑幸有城城守之具可生之道也能從縣令教者爲良民

不從者誅因發丁千餘深堙濠峻廢堞旬日功成俯仰有勢邑故無兵侯以義倡之得壯夫若干人演城南隙地教坐作擊刺法一日閱巡遠傳慷慨解其義以諭衆聽者泣下八月賊近郊侯戎衣巡城隨堞立木書守者姓名約曰離此及不守者有軍法已而巨寇楊虎者擁騎三千餘衆環四門南門尤急率子弟當之手射應弦斃者三人俄有紅衣十餘人腰刃蟻附而上奮擊往往墮濠中時張典史之子戰尤力射登先者一人貫胸蓋賊將也衆昇去侯於城樓奏凱

馳報三門賊氣奪虎怒聚車數十乘積薪共上直門舉火誓必克民氣益壯矢石益急賊知不可犯乃引去時日已晡矣圍既解歸問其內子曰戰方殷時若等皆安在曰出幼兒民間吾與婦若女守舍後井即有不測分爲井中人矣侯泣曰吾志也子能爾何憂嗚呼偉哉予嘗攷之志謂博平地平土沃無名山大川之限豈邑所由名歟然則非有險足恃者侯以忠義之節一倡而民從之使孤城之險雄於天塹丁夫之氣銳於虎賁卒之却巨寇安民社難矣哉其功

之奇也孟子曰效死而民弗去於侯見之矣嗟夫世有金城湯池顧可探如囊者果何人哉侯之功於是爲大書之俟夫秉史筆者

邑侯堅公祠記

叅議邑人張瀚

正德己巳秦州堅侯晟來尹博乎當是時河北寇起者踰年矣王師東征民困于役齊魯之墟鞠爲荒草侯下車親拊循之悉去故政之不便者博人德焉踰年寇益熾侯爲之治城垣深隍高壘樹柵于郭戰守之器畢備有寇至率其民死拒焉寇退博人謀立祠

博平縣志

卷四

一二十四

以祀侯侯曰城之守令之分也無庸茲踰四年詔以侯爲奉訓大夫遷知薊州事于是博之人聚而言曰侯之惠於吾民所謂生死而骨肉者也今且去矣吾民曷祀焉乃卜基于邑之南門西隅侯不能止于是憮然曰嚮吾之爲斯邑也將以與斯人相忘也今若是是吾之爲斯邑也固猶曰驩虞焉而已豈吾心哉豈吾心哉其邑之士大夫以幣來請祠堂之碑予不敢辭遂爲志之而系之以詩曰維時治安民饑與寒維令之干維時兵興民死與生維令之憑文教武備

無忝爾位維人之貴維令之尤顯允堅侯我民之庥
歲在庚午有盜楊虎傳于城下三千之徒揚鞭執孤
將邑是屠盜血我閩侯矢親控三發三中寇愍而旋
謂城之堅加侯姓然天子有勅我侯則陟有土維式
我桑我麻我室我家誰之錫耶客有邊子爰組野史
紀厥終始代而民謳祀侯千秋

太平樓記

進士邑人吳世良

城舊有樓也其制度規模苟簡粗畧太平日久率因
其舊莫有改而新之者正德六載河北盜起延害山

博平縣志

卷四

二十五

東於時司民牧者有哲有愚獨我堅公毅然以死守
之修城鑿池其高深視往昔數倍顧以樓不稱無以
壯士卒氣儻工徵村因高爲樓作崇臺以拱其南修
古廟以翼其西引清流湍激以環其下其猛且利如
騰海之潛蛟其突起如秋鷲之凌空其峻峭也如懸
崖絕壁其風雨也四面有聲則如岩壑之響松檜望
者驚愕登者爽越雖愚且弱莫不思奮厲也歲八月
賊三千人環攻城下公登樓四顧則縱橫出沒之形
去來死生之路 不瞭然在目乃嚴舊令一指揮之

莫不中其要害死傷殆難數計賊遂解圍南遁而城
賴以完越一歲群盜悉平太平如故而此樓日闢不
施鎖鑰邑之人好事者時相登覽坐談之餘第見柳
村花塢酒竈茶烟鷄鳴犬吠相指而謂之曰某盜聚
所也某狼烟迹也某馬嘶地也相顧而嘆嗟曰吾邑
人享太平誰氏之力衆曰邑父母堅公也曰致太平
者堅公而所以爲太平者何歟曰樓固不能爲太平
者而堅公用之以爲太平曰太平樓可乎曰可播之
四境傳之里巷無不以爲可者公亦因之扁曰太平

樓嗚呼始公之作此樓固將以禦患也然今日牧牛
歸馬邑之人登樓而望觸目成趣歌者激烈飲者淋
漓至有竟日忘歸者樂寓於心辭形於口而以太平
名樓孰知凜冽之餘陽春之候也金革之鳴絃誦之
聲也噫君子之所喜者固太平之名也是爲記

重修城隍廟記

邑人都給事中烏從善

古者建國設都必依山川之險以爲固其在平地無
險可恃則壘土築城以象山掘地浚隍以象川此城
隍之所由名而保障捍衛之功賴之然所以幹旋化

機而陰翊顯應者必有神焉憑之此廟祀之所由也歷攷載籍祠宇之建始于唐盛于宋然尚未遍于天下迨我明太祖高皇帝混一區宇斟酌祀典革去瀆亂惟是城隍之神自京都下暨郡邑各建廟以祀之豈非以其功德及民有不得不重者歟吾邑治之東南舊有城隍廟歲久圯壞弗稱瞻仰邑人久議修葺以時歉財拙未舉嘉靖癸卯邑侯翟公期年政成于時時和歲豐民有餘積咸願致力于廟乃相率以修廟請侯曰時和歲豐神之賜也修廟崇祀禮固應

然爾徃興作吾其助成爾民於是喧傳競勸捐資如流侯亦因事區畫金穀沓至乃庀材鳩工卜日告神撤故而新之始事于歲之夏再逾歲而傑構鼎峙九正殿後寢迴廊翼宇樓亭門屏墻垣堦砌俱煥然改觀其像飾從衛儀仗器具視昔整麗加倍赫赫奕奕足以安神靈而答昭貺矣落成之明年僉謀礱石紀績值翟侯以遷秩去石具未勒遂致因循丙辰春蘇涯劉侯繼蒞吾邑謁祀之後諭茲修建謂不可泯沒乃召先日倡率之人俾終其事而耆老劉顯宗輩託

庠友馮訓懇予作記予惟明有禮樂幽有鬼神其理本一其機相通者也予不佞因記修廟之由併著其說

禹貢節要序

邑人杜廷棟

余世業書誦習二帝三王之道於其典謨訓誥今文古文學爲舉業恍若有得焉惟夏書禹貢一篇童蒙時嘗苦其厭于讀而難記也家藏有繕寫節要一冊其句讀之簡白易讀其歌詠之條貫易記其註疏之詳明易知乃邑博湯先生所製以授吾之父師者是

博平縣志

卷四

二十八

於九州之山水土性田賦貢道向之難記者可久而讀之厭者怡然其順也有便於後學而利於舉業較之便蒙詳畧諸篇繁簡其適中矣茲固吾邑業書者之所獨得而他或未之有也余於甲子之明年領刺天水見秦士之務舉業者於書亦苦是焉乃遂據平日臆見之所得加之訂正刪補並著於冊命工梓之以公諸秦之童蒙云

靖予劉公傳

狀元朱之蕃

公諱大武字定甫別號靖子上世本膠州人父尚德

封武選公娶李氏安人生二子長爲憲副公公其仲也生有異質九歲能屬文十五補博士弟子員屢試督學輒見拔識己卯與伯氏同舉于鄉先伯氏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攷究世故爲經濟之學不好吟詠已而授兵部武選司主事考滿得封嘗資金錢十萬搞師遼陽至則付主者晉職方員外武庫郎中出納惟謹不問羨金條畫兵食悉中歛會壬辰擢湖廣憲副治上湖南以外艱歸乙未補備兵使者治汝南歲饑盜起復有開採之役礦徒乘以竊發少有犯者

則繩以法亂用是弭而復清屯田之影占者以儲軍實即以材望移鎮寧武父老乞留公者甚衆乃上其狀復留汝南凡奏三年績而叅政秦州之命下矣公以秦俗悍獷非法所可繩一意噢咻撫循之軍民翕然歸心時秦州復值中使鴟張其間公憫民之不勝鞭笞也口舌爭之不得將藉入賀以明爭于廷冒暑趣行因之成病歸家覲母共稱母氏觴未幾病革屏妻孥與母訣曰兒不孝不克終養幸有兄長在何慮身後乎伯氏亟圖歸里公已僊去十日矣公之忠憤

激烈孝友諄誠所稱毅然丈夫哉公年僅四十有五
然有子男三人女三人德望在朝惠澤在中州亦可
以稱不朽矣

彬予劉公墓誌

少傅朱延禧撰

公諱大文字 甫寓 予先世 人遠祖琮奉

詔實博平琮生玉玉生 謙生 舉生尚德贈河南
副使是爲公父配李氏封太恭人夢神授異瓜二生
二子公其伯也童年穎異日授書千言屬對多奇語
公父爲郡掾携二子至邸太守馮公見之說曰何物

博平縣志

卷四

二十

雙珠英英射人當鬱爲國家寶詎止照十餘乘也試
輒冠前賢令皆目屬兩劉生而尤爲安肅鄭公所賞
有國士之遇己卯同次公舉于鄉丙戌成進士銓資
得廷平一時翕然有明允聲出讞江北全活甚衆所
上爰書老吏弗能易也使竣過里曰置田數百畝贍
貧宗已補寺正擢守淮安淮陽大都會簿牘填委公
從容治辦首闢志道書院柬秀異士羣肄其中月程
其藝名士輩出不可指 皇箴之役江淮驛騷公請
問架錢寬之 爲令淮 寺馬爲民苦公請易以

頌聲載路他條上皆關切民生不可更僕數辛丑
擢河南按察司副使備兵淮徐淮人大喜曰吾儕何
以得私劉使君不煩借寇矣爭建祠祀公采歌謠五
十章侑享焉後以奉太恭人歸九原服闋陞湖廣驛
傳道叅議又遷督糧副使公創良法建倉夏口夙蠹
一清丁巳遷叅政備兵荆西立解劇盜四境宴然而
周恭人訃至矣遂內傷焉卧病不起卒之日學官弟
子上狀求祀公瞽宗先二年次公業配食矣公生嘉
靖三十一年卒萬曆四十六年得年六十有七公行

事不能殫述中心慙焉

馬公祠記

博平縣知縣鄭 材

按馬公諱周字賓王以中書令事唐太宗贈尚書右僕射云余小子後學卑卑自弱冠讀史至公二三疏未嘗不掩卷擊節嘆也史稱公在平忠孝人今觀其言論剴切激昂磊磊落落數千言無一媵媚語盖信其所傳記者不謬獨恨無繇至其地一謁公之祠宇訪問其故鄉父老或有流傳竒節瑰行爲傳記所不及載者以慰區區向往之心歲戊寅二月無何承乏博平博平距在二三十里余下車日即延訪所謂

博平縣志

卷四

三十二

馬公在在春秋祠廟并其墓在焉父老無他流傳世異年久耳目不及覩記惟曰吾邑馬公馬公嗚呼公賢哉賢哉由唐至於今數十百年在人猶然頌公不置也公賢哉賢哉雖然余聞之太史公曰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由斯以談公雖論事會文切理纒纒令人聽之忘倦向非遭遘風雲遇太宗之納諫稱善也惡能顯故曰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非附青雲之士莫施後世也嘗因是考公遇太宗之始末貞觀三年六月以大

求直言時公主中郎將常何家因代何條陳二
餘事太宗恠何不能而何因以進公夫何武人其不
能增重公明矣公客遊長安而主其家豈何者所謂
青雲之士而公賴以顯者耶諺云力田不如逢年善
仕不如偶合抑公遨遊帝都觀風物寓偶主其家代
何疏而獲太宗之遇耶向使公急急於干進而藉薦
於他人口吻則房杜王魏諸賢節槩義氣正與公相
等埒舍房杜王魏諸賢而賴何武人以干進賢智者
爲之乎昔漢高嫚罵溺冠輕賤儒者姿敬以一介齊

人猶能脫輓輅衣羊裘以三寸舌立致高位况太宗
選士瀛洲自未帝時已嘖嘖有重賢雅望公誠非賢
而于進也獨不能以代何條陳二十餘事書名踵
而上之御側哉余故曰非附何而進也要之王藏
山輝珠潤澤媚人品偉焉如公而上有太宗誼辟即
不主何誰能湮滅而使之不顯近世學者徃徃膾炙
稱美公然皆謂公敢言直諫能逆太宗之鱗而不愧
爲賢至公仕進之正由太宗國士之遇而不由何也
鮮有能言之者余故表而出之見公出處之不苟焉

舊刻博平縣志

邑人馮 訓

博舊有志閱其刻七十有五春秋矣錫山華石門公
尹博逾三載勛庸攷最暇覽舊志之舛譌憫文獻之
墜失也慨然屬訓偕邑博汪君諧氏共纂之而汪適
病訓以耄荒寡陋不任操觚辭不獲遂并延分教於
君仕陳君九卿暨青衿三四輩相與共事焉維時叅
酌義例而擬定其綱爲四衍析其 爲十有八而以
志天文者繫之三志地理者統其六志人道者列爲
八志物品者綴於一云夫志闕政教而寓景鑒博邑

博平縣志

卷四

三十四

雖小其古昔聖哲遺蹤往行民風世態嫩惡隆汙寧
無可志之大者耶盖嘗登禹堤眺晉臺蒼莽中渺矣
而更指雲鄉問攝國漯水汪洋危橋遠跨渡之凜凜
而益感其魚之嘆睹鳴犢之潺潺悵聖蹟其安在今
人誦將歸之操而吊二賢之不辜博地非孔顏講道
處但頰漕渠濯汶泗水曰此固洙泗餘波也奚違扣
杏壇哉歸而覽諸載籍則見吾邑先民身從顏魯公
舉義兵討賊而有堂邑之捷親睹孫宣公秉直道事
君而有天何言哉之諫其英風義烈炳然日月而赫

矣雷霆足以起懦興頑於百世下乃後之人挹其風
踵其烈爲徽猷偉畧之文武才罵賊感賊之節孝士
捐生完節之烈女貞媛也此非大而可志者耶然且
風聽臆言廣詢黃髮爰及國典以達時政苟然脩哉
乃闕文其疑者而徵信其實以登錄焉政教景鑒其
在斯耶於虜司政教之衡而樹景鑒之表者非吾邑
之令與吾鄉之學士大夫乎前此而明政教彰景鑒
者今既立之傳或勒之石又或從而俎豆之矣其繼
自今而徃非吾徒與後賢所當共奮交修以繼前賢

博平縣志

卷四

三十五

而光斯志者哉是役也講搆肇庚寅之涂月編摩俶
辛卯之陬月越三月而事乃竣訓惟歉言之無文靡
施於後世而汲汲宗工求益焉奚敢曰疏布明水各
有攸尚自假成章而遽附青雲之士哉

阜成臺記

錫山韓文

蓋聞毓秀鍾祥必資形勝怡神養性恒藉游觀二者
人皆欲之而每難乎兼得之也余性雅好登覽而一
官匏繫日擾擾簿書趨謁間如樊雀檻猿違其本性
終不自適縣治之比有隙地肆畝許平行空曠荆藁

滿目議欲闢除爲游息計比年公役繁興財用屢詘旋議旋止已而邑之縉紳先生譚邑往事云此地故有樓與譙樓南北竝峙今廢久矣自茲樓廢而宦茲邑者亦尠克有終余因悟宅地前昂後低堪輿家所忌也於是建臺之議始決而斧斤版築興焉既累土爲臺復構木爲宇幕廳錢君又助余重役稍恢拓而粉飭之虛堂宏敞曲檻縈紆昔日草莽瓦礫之場迥然改觀遂成勝境矣役既竣余登臺四顧民居鱗集雉堞蜩起一縱目間不覺神思飛越自是退食之暇

輒憩息於斯見每日風景旦暮不同皆可人意清曉則爽氣逼人流雲宿靄常在窓牖日出則樹影參差禽聲上下宛若深山茂林將暝則烟橫四野城上紫霞如盖至鍾鳴後月滿空庭萬籟俱寂惟聞砧杵與擊析之聲相和而已盖處高曠絕塵囂故凝眸而盼者無非奇觀傾耳而聽者無非清響由一日而推之四時之景其寒燠陰晴變態千狀又可勝言哉斯臺也其毓秀鍾祥余不敢知而檀清賞於一時余之素願已酬矣然則阜成奚以名周官六卿分職以倡九

牧期阜成兆民而已余初蒞茲邑歲歉民愁痼瘵在念靡湟營臺榭以自適今時和年豐民安物阜而吾臺始成吾聞之君子遐瞻近覽罔不在民以阜成名臺示不忘民也亦以志喜也或曰子爲令三載于茲瓜期已反此亦子之傳舍爾胡以臺爲余口不然能公樂者不必享諸已能任事者不必俟諸人夫前此令博邑者夥矣未有議建臺者余興是役盖亦有數存焉豈其地氣之剥者將復乎人事之否者將通乎果爾則雖爲之自我且不知孰主張是而奚暇計較

於去留久暫之間也矧吾今日尚得徜徉于此地即一月之問且觴且咏不知其凡幾已無負于建臺之初意矣儻後之君子有與吾同志者登眺之餘慨然興思追惟臺之所由建則吾朊造之功行且與臺俱永久矣奚去留久暫之足云

告城隍文

邑侯堵 嶷

盖聞惟星惟日休咎無不徵之候時暘時雨惠逆有必應之機盖人事變則天道應抑神有靈則感斯通今值季夏旱魃爲災來牟雖登黍稷未藝山川滌滌

桔槔之力莫施土塊堅剛西郊之雲空作變不虛生
咎莫旁諉盖吏竄則歲凶歲凶則民困是某既以不
職而致累吾民某竊憂之矣乃神又以某不德而移
咎吾邑神其安之乎夫平居則安享其祀有求則泯
焉若忘其與庸吏之尸位素餐曠廢厥職者等甚非
朝廷所以崇祀功宗歲時祈報之禮意也惟爾有神尚
其聽之

博陵紀事叙

諫議荏平王曰高

嘗讀漢書至循吏傳未始不輟席而嘆也於虜太平

博平縣志

卷四

三十八

之治豈不在良司牧哉漢詔稱曰庶民所以安其田
里而亡歎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埋也故二千石有
治理效輒以璽書勉厲增秩賜金公卿缺則選諸所
表以次用之史稱江都相董仲舒內史公孫弘兒寬
居官可紀三人皆儒者通於世務明習文法以經術
潤飾吏事天子器之甚哉良吏之爲功於民至親且
鉅也博平居郡東偏其俗淳儉號爲易治自昔吏治
之盛以召杜見稱者如文宗儒鄭思成諸公詎不赫
赫人耳目間耶壬寅冬漢陽

天柱堵公老父臺膺

簡命來涖茲土公爲余乙未同譜友初邂逅于京一見知爲經濟之儒其留心于民瘼

國計者確有成畫直俟時而措之耳甫下車即與四民約法三章率吾條教者爲良民吾則鞠之育之不率者爲莠民吾則去之境内肅然向化按其所以治教悉本諸古循良經術烜赫史冊者懸象不已復申諭之以故民隱無弗達下澤無弗究不出三月而四境謐如如結繩之就理也癸卯秋予以試事之江南往

博平縣志

卷四

三十九

來梓里間聞士若友咸交口

新父母之德政不去耳余廼益信其有經濟實用能以儒術顯者也蹟其所以誥誡其民若役者豈弟嫗洋溢於行墨之間讀之使人知感又以生敬於虎博人得此允爲閭里之慶爰登之剗劂使博之人知誦公之德亦使後之君子右以感發而則倣之也它日縮通綬入政事堂調元贊化即舉嚮之治一邑者出而宰天下當不越是而得之孰謂古之循良不可復見於今哉 得爲 手颺言曰維楚有才國人母

之維博有造惟我公拊之視爾友君子尚維公之德是溥之

秦風正始序

陝西督學邑人王功成

文章也者豈徒以要功名也哉蓋將明理以致用也故古來高賢鴻儒名公鉅卿莫不出於其中歷代以此設科取士遞傳而未之有改然而文風之污隘關乎世運自明季而漸不古若也我

朝踵其後思所以起衰振敝憂憂乎其難之至戊戌而肅然一歸於正數年來鄉會两大典光隆古初矣而

博平縣志

卷四

四十

况泮宮選造尤士子進身之始誰實任其責尚仍然因循卑陋弗思嘉與維新不亦輕

朝廷而羞當世之士哉壬寅之春余承乏督學秦中捧讀

勅命叮嚀告誡無非教以秉公去私丕變士習爲職天語煌煌夙夜在心入關以來不敢有私交一切徃來聞問槩不敢相通豈好爲是涼薄自處哉亦思正已方可正人使諸士子耳而目之皆知重實學尚廉隅耻鬻競稍稍有補於世道人心吾職庶乎其克盡矣

故衡文定品務合聖賢神理法脉雅暢清真其上者也
浮靡俗鄙抑而弗錄茲爲拔其尤者付之梓人以示
規範特弁以名曰秦風正始盖秦風素號雄偉學術
正則志行端志行端則道德立而事業備矣思正始
之義者豈徒以要功名也哉

博陵紀事序

奉常聊城任克溥

國家設官分理期於上光 廟治下軫民瘼奠四海
平康之祉衍萬年有道之長端賴循良吏治云耳士
人學古入官出懷來以襄盛理亦期不負所學爲

博平縣志

卷四

四十一

朝廷惠養黎元勒績燹鼎遑遑文章政事難兩兼之韓
柳邵杜且不能合爲一人何況今日哉以余觀於堵
公則有異焉公爲楚中名宿少治尚書家言乙未成
進士英年偉望旗鼓文壇海內之士率能誦習其著
述此其文章已見能於天下矣不具論論其政事公
蒞政初得博邑邑故吾東之衝衢也習尚襍揉百九
凋敝當事者數爲棘手公下車召耆舊問民所疾苦
剏興數十事皆切中利弊民稱便其有不可者輒闕
白兩臺行之如所爲革陋規均徭役墾石田舉鄉飲

求利弊嚴逃人平市價核錢糧寬催科禁侈靡課士
子除房稅修城垣同憂樂恤驛站精聽斷理冤抑犁
犁畢舉扶衰興敝百度維新此於吏治何如者邑瀕
郡爲最邇余讀禮多暇聞其治甚悉不啻道路之口
碑也即舉此設施而昌大之無不可寧止宰一邑哉
若公之舉亦可謂不負所學者矣卓異奏最超擢可
期其建樹當必大倍於是此猶其游刃耳余服闋奉
命北上艤舟河干晤公公出紀事一編授余余讀之竟
喜其文章政事蓋兩有合也採風考治豈其舍是而
他求乎於是乎書

北城樓記 陝西督學道副使邑人王功成
爲政之道在于勤民耕桑樹畜勤以養之也庠序學
校勤以教之也城郭樓堦勤以衛之也此三者皆不
免于使民所謂以佚道使之雖勞不怨者也若乃邀
煦煦之名樂爲優優之政甚則使完者闕堅者瑕不
甚則亦舉其一端廢其一端未有能兼至並興而使
民歌頌者也惟我堵侯之于邑也以爲邑雖小地接
王畿教養之事既力舉之而更以邑無高山大川惟

城是恃乃鳩工慮材百堵皆作雉堞一新其北門之樓災于明季清興二十餘年而無能治者豈真不暇哉亦勤之不至也我侯獨與泮辟漕渠廳署諸工一旦丕作而告成焉而使余記之余惟北門寔拱神京而博於歷代寔善守而不叛漢七國合從而燕子啣泥以明齊王之不同謀唐安史長驅諸郡皆陷博能固守以助魯公近則鄰邑寇起遍地皆賊而博城獨全茲更得堅城以壯其志使忠義之士有勇知方之民登樓而北望焉莫不興腹心好仇之思則茲樓之

所係豈獨在最爾一博哉侯下車而毘勉不遑惟日不足不欲以廢闕遺後人勤之至也晷月而報績遂蒙異等之擢勤之効也則予之記樓亦記侯之勤以風後人而已至若趨事之敏收功之速一瓦一椽皆出侯清俸於博無取已藉藉吾博口耳中無容贅也故不具書

陝西武舉鄉試錄後序

邑人王功成

今上御極之二年爲歲癸卯開文武科

龍飛首榜光天之下至於海隅九懷竒負異之士莫不

乘風會而思攀附而秦中則 大司馬中丞賈公竝
泣之已得思皇之彥於文試矣及武試慎選諸曹襄
厥事愚循例典司衡愚惟天下人才惟文與武一以
敷治一以靖亂此 國家所以鹿鳴既賡鷹揚旋舉
蓋網羅人才於二途者均惟重也上下古今哀人才
而聚之一堂者莫如漢之麒麟雲臺唐之凌烟而考
其人則功在馬上者十居七八焉孰謂武不多才乎
况秦山川雄峻水土深厚其爲俗也尚氣槩先勇力
急公憤樂戰鬪雖婦人媚子能爲小戎駟馘之意無

事平居猶有同袍同仇之誼故周用之而王秦用之
而霸漢唐用之而享國長久若兵法之始軒帝無書
黃石近幻其炳炳烺烺爲孫吳之祖者莫如六韜而
龍鬪之夢發於渭濱其後繼起者自起翦而下如李
廣耿弇趙充國李靖馬援班超李嗣業郭子儀諸人
載在史牒者指不勝屈皆秦產也故求武於秦如選
玉于瑤圃採珠於赤水連城照乘非希有耳夫珠玉
之在世也無知之者則含而媚澤藏而輝山苟知而
好之則懸黎結綠火齊木難無足自致不脛而走向

者率以韎韁附注之士後於簪纓袍笏之班故或看
劍而吟拊髀而歎耳今

天子冲齡而嗣鴻圖爲成王之克詰康王之張皇於海
宴河清之日振龍驤虎視之氣大小臣工敢不仰體
廟謨務得人以報于是先試其韜略後觀其騎射得
文武兼長者六十七人皆濟濟翼翼桓桓糾糾之選
也愚既爲 朝廷育才慶又爲多士得時幸爰進而
語之曰天生人才以濟時之用獨承平之久囊弓戢
矢放馬歸牛公侯干城終老兔置即有遇者而禦侮

折衝阨于樽俎雨拋苔卧聊托風騷安得借 金鑾
咫尺地揚眉吐氣乎今四海一家六服承德而詩歌
桑土易戒衣袵安內定外崇重武功多士逢此不世
之遇何以矢致身之報乎書曰則亦有熊羆之士不
二心之臣夫熊羆之英皆蓄于不二之心也故多士
之未遇也勉其藝多士之既遇也勉其心夫智仁信
勇忠分之爲五材合之則一心心乎報 國則五材
自出豈猶夫一劍自學而不足於敵父書空讀而無
濟於用者哉將古所謂繪麟閣紀雲臺標凌煙傳史

冊而不朽者果天人也耶不可及耶吾今爲爾多士
期矣其勗諸

博平縣志

卷四

四十六

